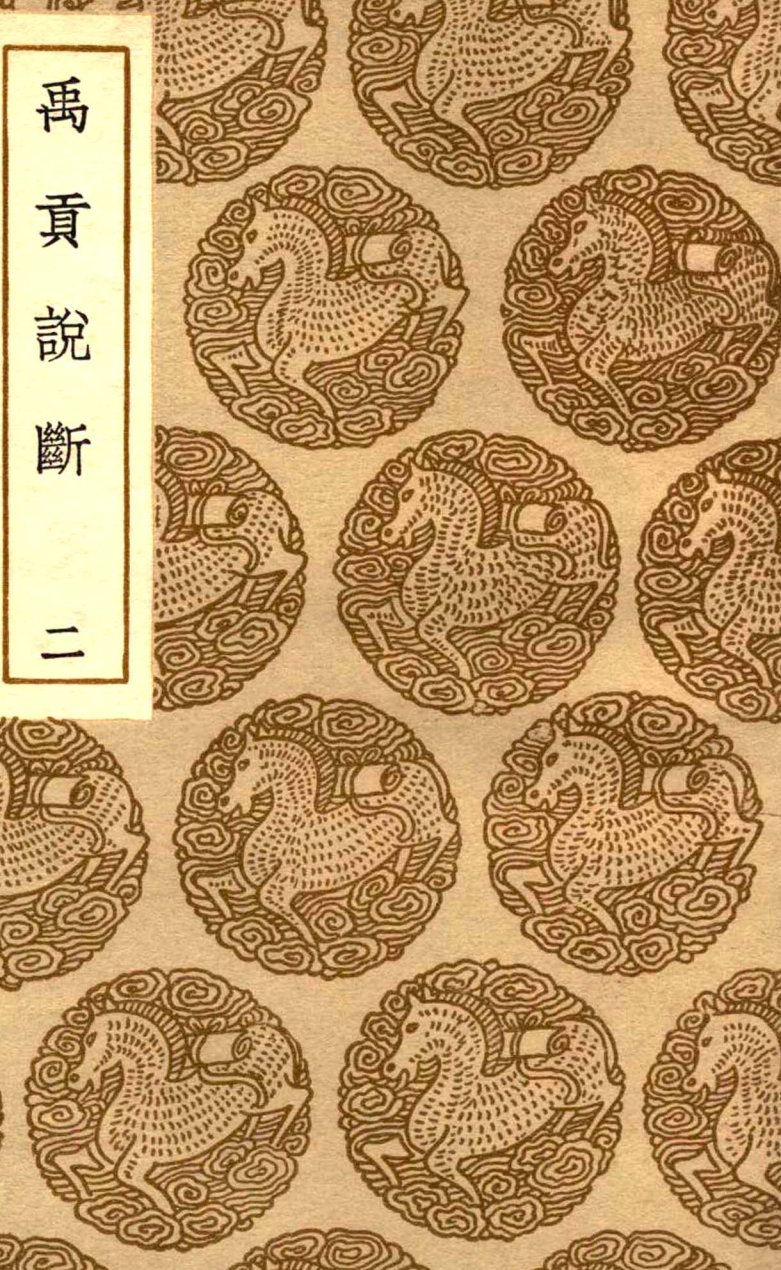



禹貢說斷  
二





禹貢說斷

(二)

傅寅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貢獻說冊二

禹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傅寅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章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禹貢說斷卷三

導岍今隴州吳山及岐在今鳳翔岐山至于荆山在今富平

班氏曰吳山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為汧山陸氏曰岍字又作汧一名吳嶽九域志曰吳嶽頂有五峯

隴州今屬北條荆州在馮翊懷德縣南光武省懷德不知并入何縣今按後漢志荆山在雲陽當是分

西角懷德城有荆山按隋志皆言荆山在京兆富平夫西漢在懷德東漢在雲陽自晉以來則在富

平信土地分隸變遷不易稽考今富平雲陽俱隸耀州案此條引班氏地理志止及岍山荆山不

及岐山者蓋因已見治梁及岐條下也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唐孔氏曰上文每州說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

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始從北導岍至敷淺原舊

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

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

為次陰列嶓冢案以上刻本所闕今從永樂大典本增入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元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敍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尙書皆有三條之說。鄭元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蓋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者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二山皆在雍。以岍見之也。言導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也。九州之山。獨記雍、梁、荆、揚、豫、冀。而不及青、徐、兗、三州者。蓋三州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兗無山。此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爲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於山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西海。濬畎澮。距川。是先大而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又先小而後大何也。蓋治水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此則總論水之形勢。脈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或曰。自導畎以至敷淺原。皆以山爲言。不言水也。子以爲水獨何歟。曰。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卽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託山以表田也。今圖畎澮等山及諸水以觀之。則凡畎澮距川。自可意見。若夫條列之說。地脈之說。決懷襄之說。遂風土之說。皆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荆山。首自岍岐東絕西河而北。雖河不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等山。非導岐

荆既畢、而後始涉河以導壺口也。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是治水越河而西、經文明甚。學者將信經文乎、將從臆說乎。

壺口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至于太嶽。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嶽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晉志曰：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按隋開皇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

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嶽又在壺口之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條列首尾之說、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嶽也。學者因余說而復經文、始知余之不妄。

底柱。在今陝州陝縣河水中。屹立若柱然。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至于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大唐貞觀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見存。本朝熙寧六年、陝石縣為鎮入陝。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漢音烏績切。案唐志天寶元年更濩澤縣為陽城。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案通典絳州垣縣漢舊縣

也。東北有王屋山。又云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垣與王屋俱有其山。則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也。垣今復隸絳州。即垣曲是。王屋隸孟州。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底柱、王屋、而後析城。今乃記析城於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底柱之東北。



太行在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也。太行當連王屋爲句，孔氏以屬常山誤矣。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太行在今懷州河內縣，常山在今定州曲陽縣。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傳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

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也。謂漳潞。酈氏云：潞也。謂漳潞，卽濁漳。汾凍。桑氏曰：凍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節谷，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聞喜，今隸解州。解故城在河中桑泉，唐天寶改桑泉爲臨晉，在壺

口，雷首，太嶽，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恆，衛，濬，沱，滌，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班氏曰：東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太行山，在莒王縣西北。案山陽故城，在修武縣西北，熙寧六年，省修武爲鎮，入武陟，隋志云

河內，漢曰野王，開皇十年改名河內，武陟，俱隸懷州，當二縣，俱有其山。恆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此與冀州恆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表裏也。不惟此也。導駢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

至于太嶽，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一事體而互發明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太行，與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自識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恆

山，碣石，四傍之水，皆以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在今洮州臨洮朱圉在今秦州伏羌城傍境烏鼠在今熙州渭源堡傍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烏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案唐志洮州臨洮縣有四傾山通界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案隋志

注云後周曰冀城唐志云秦州伏羌縣本冀城武德二年更名通典云伏羌秦漢冀縣又云上邽縣有朱圉山俗名曰白巖山九域志云建隆二年置伏羌縣熙寧三年以秦為城又古跡云古上邽縣

本邽戎邑知上邽經唐末五代廢之矣烏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通典云渭州渭源縣漢首陽縣也後魏改之唐志云渭源鳥鼠山一名青雀山五代職方

考云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涇州平京置渭州而縣廢則今渭非古矣今熙州有渭源堡當是古渭源縣之地

至于太華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唐孔氏曰烏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班氏曰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在今商州上洛外方在今西京登封桐柏在今唐州桐柏至于陪尾在今安州安陸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

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於下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宏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經云導洛自熊耳如固所紀洛水非出熊耳乎余謂冢領即熊耳一

山連延。同此一名。後世又從而別爲冢領之號耳。通典曰：魏州盧氏有熊耳山。商州上洛有冢領山。熊耳山。今二縣俱隸二州。正連境。又通典記上洛之山。既曰有冢領。又曰有熊耳。是一山連延。古同。一名無疑矣。洛則古文以潁川密高縣密高山爲外方山。顧氏曰：密高。字。通典曰：洛州登封縣。漢出今之所謂冢領。古文以潁川密高縣密高山爲外方山。通典曰：密高。字。通典曰：洛州登封縣。漢爲登封。有中。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隋志云：淮安郡桐柏縣。梁置曰：淮安也。開皇初。郡廢。更名。嶽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隋志云：淮安郡桐柏縣。梁置曰：淮安也。開皇初。郡廢。更名。復隸淮安。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通典云：安州安。陪尾山。陸有古陪尾山。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卽雍州終南悼物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培尾。卽豫州伊洛瀍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凡吠澮之水。或入于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學者知此味。其肯徒章句乎。

導嶓冢。在今秦州界。至于荆山。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

唐孔氏曰：荆州以荆山爲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案晉改西縣爲始昌。不知始昌後廢於何時。通典：秦州上邽縣注云：有漢

古上邽縣。當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通典云：襄陽南漳縣。漢臨沮也。有荆山。又云：漢臨沮故

在天水縣界。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通典云：襄陽南漳縣。漢臨沮也。有荆山。又云：漢臨沮故

內方。在今荆門。至子大別。在今漢軍長林縣。至子大別。在今漢

孔氏曰：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後漢志引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迴百餘里。五代職方考曰：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通典曰：江陵

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荊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大別山，在六安安豐縣西南。安豐今隸壽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元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

安豐縣西南。鄭杜之說，即據班氏所志。而唐孔氏以為地理志無大別，此檢閱不詳之失也。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

經，必在荊州界也。

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

此梁荆導漢之役也。內方在荊門，則大別居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詩說曰：漢水東流漢

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

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之陽。至于衡山在今潭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班氏曰：岷山，在蜀郡湔氐道縣西。微外，江水所出。漢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通典亦曰：禹導江發跡于

此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通典曰：潭州衡山縣。漢湘南縣也。又曰：衡州湘潭縣有衡山。唐志云：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在今江州德安縣蒲塘驛前。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班氏曰：傅陽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爲敷淺原。傅讀曰敷，易古陽字，通典曰：江州尋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四數十里，有

傳陽山，據通典傳陽山在敷淺原之西，而班氏即以敷易山爲敷淺原者，蓋連延數十里，止是一山。古今殊號，遠近易稱云耳。歷陵晉屬鄆陽郡，後不知廢於何時。尋陽今爲德化、德安二縣之地，當是五代時改析。

此梁荆揚導江之役也。禹之導山，惟言雍、冀、梁、豫、荆、揚，而不及青、徐、兗、三州。惟冀特言入海，而揚止於敷淺原，何也？蓋青、徐、兗、揚四州，與冀之碣石等處地皆濱海者也。碣石入海，既北於冀見之，故南於此四州不言也。文省而事該，此最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乎。

導弱水。來自雍州西北微外。至于合黎。在今化外甘州。餘波入于流沙。在今化外甘州。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爲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

餘六水、文與山連、旣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自言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顏氏鄭氏皆以合黎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旣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卽條支媯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爲究求之力、然取禹貢導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言導而不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沿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波入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爲何如也、然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逕雍界、而西入

流沙不見其他折也。故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迥異云耳。禹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能用意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于數千載之下，居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意決之，殆可謂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著，頗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爲山名，猶漾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

來自雍州西徼之外。至于三危。在今沙州。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遇梁州，入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漢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說，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至棘道隸州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至于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年代久遠，遂至湮涸，無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

程氏曰。黑水。卽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戎。經雍州極境。過三危。越河南渡。經梁州西界。入南海。此經文可推者也。說者必欲言黑水所自出。鑿矣。夫禹不言。而後世欲言之。宜其說之不同。而徒爲是紛紛然也。程公駁酈道元等諸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在今黎雅西南。葉榆澤爲黑水之正。又以滇池縣。在今黎雅西南。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爲證故也。又據酈道元等敍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蒼泮縣。在今化外漢陸等州。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壤。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卽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水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蓋亦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即今化外宕州。宕。遂浪反。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余恐學者慕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之理。故諄諄若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在今化外都州龍支縣界。至于龍門。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云。崐崙虛色白。李巡曰。崐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崐崙里數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崐崙。崐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崐崙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尙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隋開皇十八年置。即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崐崙嶺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崐崙山者。宜出于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于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